

香港升中派位放榜的消息，牽動不少在深圳的跨境學童家庭。受疫情影響，深港難以自由往返通關，不少跨境學生選擇回流深圳求學。不過，對於小五、小六這些已屆升學年級的學生來說，回流難以適應內地課程，有的在深堅持上網課，有的選擇赴港租屋求學。「這條路，真是太難了！」他們感歎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

●童童(化名)在媽媽陪同下，赴港考升中呈分試，與父親及姐姐分隔兩地長達半年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



# 一家隔兩地半年 跨境生拚上名校

## 母赴港租細屋陪考 嘆疫情下升中路更難

7月 對於許多學生來說，暑期才剛剛開始，童童和媽媽卻忙著收拾行李，準備重新赴港，參加中學的銜接課程。她是許多跨境生中的「幸運兒」，早在3月份第一輪面試便獲心儀學校錄取。但實際上過去一年多備考的艱辛，更是一言難盡。

### 深圳學位緊張 回流難度變大

從赴港求學的第一天開始，跨境生似乎就是深港兩地的一個少數派群體，兩頭不到岸。近年來，在跨境生群體中，關於回流深圳的討論越來越熱烈。童童媽媽和朋友多次探討過這個話題。但是隨着深圳學位日趨緊張，加上不少本地學生英語水平不低，令港籍生失卻競爭力，回流難度越來越大。權衡之下，童童媽媽決定，讓女兒盡力讀完6年，若能考上好的中學，就繼續留在香港讀書。如果未能錄取心儀學校，就回流深圳。

疫情來襲，童童的求學路更加艱難，只能無奈在深圳家中上網課。眼看通關無望，為了趕上第一次呈分試，去年6月，童童媽媽決定帶着她到香港隔離。「當時家中還有一個女兒備戰高考，本想等到女兒高考完再過去，但是內地高考也宣布延後一個月，我覺得等不了了。」好在有熱心的同學家長「收留」，童童和媽媽臨時寄居同學在香港租的房屋。居家隔離14天以後，參加兩天學校的面授課程，就匆忙參加了呈分試。

### 首試成績欠佳 留港上面授課

「上網課真的很難跟上」。童童媽媽回憶，第一次呈分試就受到打擊，原本成績在Band 1頭的女兒，降到了Band 1中間，如果保持這個水平，恐怕很難考上理想的學校。這讓她更加堅定要讓女兒留在香港參加面授課程。匆匆回了一趟深圳後，媽媽又帶著童童回到香港。

好在有朋友的親戚因為疫情滯留在深圳，房屋無人居住，以很優惠的價格租給童童兩母女，兩人也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備考生涯。童童媽媽笑說，香港的房屋普遍很小，跟深圳的家沒法比。「除了床，只能放下一張小書桌，空間很小。孩子爸爸每次打電話來，問的不是成績，而是有沒有出門運動。」香港疫情時有反覆，有時出門也不方便，「最長試過10天沒出門，為了運動，母女兩人在床上跳操，她在床頭，我在床尾。」

### 追回分數報捷 前後折騰年多

條件雖簡陋，值得欣慰的是，童童懂事，全心專注學習，很快在第二次呈分試中追趕上來。今年4月，童童參加第一輪中學面試時，全校僅有兩個名額，童童不負眾望，獲得錄取。

「一知道結果，我立刻就給她請假回深圳。」世事難料，14天隔離結束，正想一家人出去旅遊放鬆心情，深圳出現疫情，寶安、南山多個小區封閉，只能又打住。

上周學校已經通知辦理手續，童童媽媽讓朋友在香港代辦，計劃帶女兒在周邊小遊數日。「出發前就收到學校通知要去小升初的銜接課程，只能玩兩天又匆匆回來了。」

採訪當天，童童和媽媽剛做完核酸檢測，着急地收拾行李，中午抽空和朋友聚餐。她調侃說，「從香港回來的接風宴還沒吃，又成了散伙宴。」回顧過去一年多，童童媽媽說千言萬語，只能用一個難字形容，但這條路，現在也只能這樣堅持走下去。

「生活的城市沒有一起學習的同學，學習的城市缺乏課後的玩伴，孩子兩邊都面臨困擾。」

——跨境學童家長



●疫情下，深圳有補習老師專門為跨境學童定製課程。 資料圖片



●新界校長會組織跨境小六生在深圳進行呈分試，並與同校在港學生「異地同考」。 資料圖片



補習老師：上網課退步明顯 廣東話都不懂了

「疫情以前，我幫學生補習只需要抓一些重點，現在幾乎所有的內容都要給學生講一遍。」在深圳為跨境生補習的葉老師感歎。葉老師也是香港人，五年前開始在深圳給跨境生補習，她表示，疫情以來，跨境生長期在深圳上網課，學習態度和質量有明顯進步。

### 不少跨境生回流深圳

「有學生上了一年多網課，現在廣東話幾乎都不懂說了。剛開始學校老師上網課時還會提醒一下，現在也沒辦法了。大人和小朋友都向現實低了頭。有的學生學習退步了很多，但是老師也鞭長莫及。」她認為，脫離學校環境，學生的英語、常識科目都很難跟得上。

長期上網課，不少學生的學習態度也變得懶散，功課需要老師不斷催促才提交。「有個別學校的老師，可能顧不過來，學生提交了功課也沒批改。」重重壓力之下，有不少跨境生選擇回流深圳。

葉老師指，她教授的5個學生中，有兩個學生已經退了香港學位，計劃今年9月入讀深圳的學校。回流的學生也將面臨巨大挑戰。葉老師坦言，小學4年級以上回深圳讀書就已經有些不切實際了。「他們在香港讀書，不懂拼音，簡體字也要從頭學起，而且經過一年多的網課，孩子的成績明顯退步，回流其實面臨更大問題。但家長也會有家長的考慮。」

### 家長盼網課更完善

她認為，有家長也會擔心香港防疫措施不夠嚴謹，孩子去香港以後又爆發疫情，大家都理解通關需要視乎疫情防控的需要進行安排，但希望政府能夠給多一些資源給學校，讓學校能夠更有精力準備網課，或者適當延長網課時間，「老師不要那麼快結束，下課後給10分鐘讓小朋友可以及時提問，否則學生遇到問題，經常不知道如何諮詢。」

## 高中回流「性價比」低 家長傾向子女先考DSE

「我正在諮詢香港的中學能否保留學位。如果9月還不能通關，就暫時先在深圳上學了。」許太太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坦言。

### 在深接受港式中學教育

許太太家中兩個孩子在香港上學，疫情來襲，二人留在深圳家中上網課，頓時讓她手忙腳亂。去年9月，二年級的兒子現行轉回深圳一所知名的國際學校就讀。「學校很熱門，兒子去面試剛好被錄取，所以就回來了。」

許太太表示，大女兒所在的學校是一所一條龍學校，沒有升中的壓力，且學校的老師對跨境生的照顧也比較細緻，上網課主要是將教材的知識點逐一錄下來，學生聽不懂也可以反覆播放，「因此堅持了下來，但還是很考驗家長，需要陪同監督。」

培僑書院深圳龍華信義學校啟動招生，在深圳也有機會接受港式中學教育。看到這個消息，許太太第一時間為女兒報名參加面試，幸運地獲得錄取。她認為，新學校的師資、管理水平仍有不確定因素，但不失為很好的後備選擇。

她坦言，長期上網課並非不擔心女兒學業。一方面是認為香港的教育有其優勢所在，願意繼續接受港式教育。另一方面，也出於無奈。深圳優質學位競爭激烈，孩子回流無疑面對巨大的挑戰。「兒子走國際學校的路，也是在摸索，不知道未來如何。」

在許太太看來，高年級孩子回流「性價比」太低，與其如此，不如讓孩子再堅持幾年，通過DSE考試，若成績理想，既可以申請香港或者海外高校，還有更高的機率申請到內地的名校。

## 社會撕裂恐受排擠 港成「回不去的故鄉」

香港銅鑼灣襲擊事件發生以後，生活在深圳的港人陳太太震驚無比，她給朋友發去了一條信息，「香港究竟怎麼了？我們還回得去嗎？」

陳太太20年前和先生開始北上珠三角做生意，一對兒女也在深圳的港人子弟學校讀書，她從未料到，深港之間僅一條深圳河的距離，會變得如此遙遠。

陳太太介紹，先生近些年重回香港一家企業上班，一周有一半時間在香港，考慮到女兒已經離家讀大學，原計劃讓兒子中學返港讀書，一家人在香港團聚。誰知計劃趕不上變化，去年兒子小學六年級，撞正疫情來襲。派位結果出爐，兒子爭氣獲派上水一所Band 1的中學，但短暫的歡欣之後，全家隨即陷入糾結。

由於疫情，先生跨境的工作受阻，滯留深圳負責內地的業務，家中的生意也遇到困難，難以兩邊顧及。另一方面，陳太太焦心的，是香港黑暴侵襲校園，社會氛圍撕裂嚴重，她擔心，從小在內地生活長大的兒子，若以跨境生身份回到香港會受到排擠，她更不願意兒子捲入政治風波之中。

陳太太一家人經過商量，最終決定放棄香港的中學，留在深圳。「這所學校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學校，我參加了一場中學的家長會，邊聽邊流淚。」

陳太太坦言，大女兒一直在內地升學，高中時參加內地的港澳生聯考，考上北京一所知名高校，全家人都很興奮。兒子沿襲這條路走，相信只要努力，也能考上好大學，但令一家人心酸

的是，「以前是我們主動選擇在這裏。現在做選擇的時候，卻感覺香港，我們的家鄉，好像回不去了。」

### 同學與玩伴兩缺

童童的媽媽也有同樣的困擾。她既擔心女兒面臨學校全英課程的學業壓力，又擔心在香港女兒會遇到政治方面的困擾。「我教她一定要學會保護自己，如果有人問她是藍還是黃，就說自己不懂。」在採訪中，不少跨境學童家長都有這樣的感慨，對孩子來說，生活的城市沒有一起學習的同學，學習的城市缺乏課後的玩伴，兩邊都面臨困擾。童童的媽媽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朋友的孩子因此出現情緒問題，認為別人不喜歡自己，沒有朋友。